



荣昌陶 传承千年 从沉寂到崛起



▲游客正在选购荣昌陶器。
记者 龙帆 摄/视觉重庆

▲荣昌陶器的制作包括24道工艺流程。
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

□本报记者 韩毅

“这么精致的文化表达，太让我震撼了！”
“荣昌陶营造了一个独特、惊艳、富有感染力的创意空间，打造出国潮文化新时尚。”

7月3日—4日，荣昌区委、重庆日报联合举办了文创产业的荣昌探索调研座谈会，来自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重庆等地的多位专家学者、行业精英，聚焦荣昌“非遗+文创”文旅融合新模式，进行了思想碰撞和智慧凝聚。

从兴盛到衰落，从沉寂到崛起，从传统产业到特色经济，国家级非遗荣昌陶的“时光列车”穿梭了千年历史长河，让人惊叹其发展速度与深度之变，也让人看到了这一国粹的历久弥新。

非遗正当“潮” 90后小夫妻工作室变打卡地

揉泥、制坯、打磨、刻花、上釉……男主角深情款款，环抱女主角，两人四手握泥，缓缓上提，一件饱含爱意的瓶罐渐渐成型——这不是爱情电影中常有的经典桥段吗？

不！在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的一个院子里，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。

走进院子，古树参天，青砖黛瓦……两侧厢房，展架一字陈列，摆满各种精美陶器；正厅厅堂，女主纤手塑泥，男主画笔描图。

“天啦！他们就像一对神仙眷侣，把生活过成了诗。”一位游客不禁赞叹出声，掏出手机一阵狂拍。

二人名叫管永双、李云杉，一对90后小夫妻，毕业于川美工业设计系，在一次采风时，与荣昌陶结缘，被其厚重的历史、优质的矿土吸引，便扎下根来，潜心制陶。

2018年，二人干脆租下现在的院子，装修成一个颇具特色的陶艺工作室，开设了茶室、树屋等，供游客参观、休息及选购陶器。

“目前，这里完全成了一个乡村旅游的打卡地，游客络绎不绝。为方便游客停车，我们还专门在院子前配套建了一个停车场。”荣昌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。

看着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意蒸蒸日上，现年70岁的梁先才很是欣慰。作为荣昌陶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之一，梁先才出生在一个制陶世家，祖上从清嘉庆年间开始制陶。

他9岁就跟随父亲学习制陶，16岁学习拉坯制作，23岁时就能制作各种工艺陶，并掌握了荣昌陶代表作——泡菜坛一次拉坯成型的绝技。荣昌陶器越小，制作难度就越大。而一个高不到5厘米、最大直径仅2厘米的泡菜坛，梁先才10分钟内就可完成。

即便练就了一身本领，前几年他却一直为“不让这门技艺失传”而犯愁。2013年，梁先才专门成立了陶瓷技能专家工作室，从事陶瓷艺术品的研发、制作，并带出了60多位徒弟。

“非遗的传承，要符合时代审美。”梁先才称，相比传统的“师徒传”模式，管永双、李云杉夫妇经过高校专业训练，拥有较高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，他们投入荣昌陶艺事业，制作出的产品深受消费者喜欢，将对荣昌陶的传承大有裨益。

去年，梁先才的《山河如意瓶》、管永双的《无象》等7件荣昌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这不仅是荣昌陶作品首次被全国最高艺术殿堂收藏，也标志着荣昌陶的美学价值在日益提高。

正是在梁先才、管永双等人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之下，荣昌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目前荣昌陶器按用途可分为日用陶、工艺美术陶、

包装陶、园林建筑陶等四大类共800余个品种。2019年，荣昌陶瓷产业实现产值80亿元。

千年窑火煅珍宝 曾作为国礼馈赠外国政要

如果说编入“时代基因”是手段，那么，遵循历史则是保持原真的基础。荣昌陶的传承，也不例外。

“古时，有‘民窑不入典’之说，因此荣昌陶在官方史志中鲜有记载，但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，我们还是能清晰勾勒出它的历史轮廓。”《荣昌窑》一书编撰者薛小军称。

荣昌陶兴起于汉代，兴盛于唐宋，中兴于元明，复兴于清代。

根据安富古镇的考古发掘，荣昌地区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制陶，并初具规模，目前出土文物以俑、灯、鸽、猪、鸡、罐等居多。其中，荣昌陶博物馆现收藏着一盏汉代陶灯和一套汉代陶俑，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。

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，我国资深陶瓷考古专家陈丽琼曾对荣昌陶窑进行考古发掘，在安富刘家拱桥窑场遗址中，从堆积物和试掘出的文物确定，这一带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在宋代均有窑场分布，出土的古代陶器经鉴定部分为国家二三级文物。

到了元代和明代，荣昌陶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，保持了民窑应有的产品风格。元代的双耳罐，明代的提水壶、双耳罐、龙形罐等多为素烧，其他的则多是上了清釉类的简单釉色。从器型上看，以比较简单实用的日用器皿为主，工艺上传承了宋代以来的简洁、明快。

明末清初，四川长期处于战乱，荣昌制陶业受到了严重影响。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康熙皇帝颁布《招民填川诏》，即史上有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，荣昌陶因此获得重生。清乾隆以后，当地先后开办了万顺窑、向民窑、磨子窑、下兴窑、万利窑、中兴窑等。到清代后期，不但能成批生产细陶，且较普遍地开始使用刻花和色釉装饰。

“金竹山，瓦子滩，十里河床陶片片，窑公吆喝声远，窑火烧亮半边天……”流传至今的民谣，描绘的就是当时荣昌鸭屿山制陶烧窑业的繁荣景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荣昌陶又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。安富垭口一带的陶器业不但迅速恢复和发展，而且改变了以前只生产日用陶的状况，开始创新生产工艺美术品。

1964年—1985年，荣昌陶曾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品赴日本、斯里兰卡、智利等多国展出，并大量出口欧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、东南亚，出口总量达276万余件，平均每年出口量在10万件以上。

“最让荣昌人骄傲的是，它曾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。”薛小军称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邓小平出国访问，赠送了一只双色釉鱼耳罐给美国领导人，后被收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。该耳罐由国内知名陶瓷专家马高骧在荣昌研制，当时共制作了两只，另一只现收藏于荣昌陶博物馆。

荣昌档案馆至今留存着一份荣昌安陶厂的老资料，其载：又以两天时间，创制出18种儿童玩具，为送国际友人……

“一炉窑火千年不熄，除了一代人一代人的发扬光大，更得益于荣昌陶器的复杂工艺和优秀品质。”梁先才称，在漫长的演进中，荣昌陶器形成了一套十分复杂的制作工艺，包括选泥、晒泥、碾泥、过浆、揉泥、制坯、晾坯、打磨、刻花、上釉、烧窑、出窑等24道

工艺流程。

其中，刻花又分为化妆土刻花、点画花、剪纸贴花、钧釉贴花、雕填、耙花、釉画等，此外还有镂空、黑釉描金、雕塑、喷釉和素烧等装饰手法。

上釉是荣昌陶器又一大特色，尤其是朱砂釉，是荣昌特有的红釉，呈樱桃红色，较为名贵，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，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。

经这一套复杂的工艺流程，荣昌陶被烧制出来后，呈现出“红如枣、薄如纸、亮如镜、声如磬”的特点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。

1953年，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，江苏宜兴紫砂陶、云南建水陶、广西钦州陶、重庆荣昌陶，以其悠久的历史、卓然不凡的品相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被原国家轻工部命名为“中国四大名陶”。荣昌安富与江苏宜兴、广东佛山石湾被并称为“中国三大陶都”。

由盛而衰 年生产量不足鼎盛时期的1/10

不过，荣昌陶的“高光”表现，并没能抵得过市场洪流漫卷。

20世纪末期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，带着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荣昌安陶厂及荣昌县工艺陶厂等，因体制僵化、技术落后，开始走下坡路。

“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丢啊！”2000年，荣昌安陶厂进行改制，此时已创办鸭屿陶瓷有限公司的梁先才出资对其进行控股，希望力挽狂澜。然而，因未能彻底消除计划经济留下的弊端，该企业依旧与市场脱节，最终还是以资产拍卖收场。

看着国营龙头企业的窑火渐渐熄灭，梁先才唯一一声长叹，转身离开。他退守回自己的鸭屿陶瓷有限公司，力图重振荣昌陶产业。

然而，伴随塑料制品、玻璃制品以及替代产品大行其道，再加上紫砂陶、景德镇瓷器等

四面“围剿”，荣昌陶产业进入大萧条期，梁先才的公司经营规模远不如前。

“到2003年，我们的产品销售量一落千丈，库房堆积如山，工人的工资拖了半年都发不起，差一点就倒闭。”梁先才感慨地回忆道，此时，同样抱着“把荣昌陶传下去”的工人们给予他极大支持，“老梁，工资发不起，就先记着，我们跟你一起扛。”原材料供应伙伴也据下话：“老梁，货款先欠着，等缓过去再说。”

“随着国营陶瓷厂相继破产，小而散的民营企业虽在苦苦支撑，但难以稳定大局，大批制陶人才流失，曾经‘安富场，五里长，瓷窑里，烧酒坊，泥精壶壶排成行，烧酒滴滴巷子香’的盛景，渐渐衰败和沉寂下去。”荣昌陶商会负责人郑国锋感叹道，衰落后，荣昌陶的年生产量迅速下降到100万件以下，不足鼎盛时期的1/10。

打造文化新时尚 “中国陶都”要做百亿级陶瓷产业

2004年5月的一天。

原安富镇文化站站长刘守琪接到一个匿名电话：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密仓库，里面藏了几千件陶器，准备要拉走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刘守琪带人拦下了这批陶器，总共2760件。其中，包括一对朱砂釉大花瓶。这对花瓶高1.4米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身世。

1976年，荣昌安陶厂受命为毛主席纪念馆烧制一对“朱砂釉大花瓶”。朱砂釉是荣昌陶独有的特色彩釉，在烧制过程中，对窑炉的温度和火候要求非常高，有时一窑几百件，只有几件是成功的，获一件佳品更是难上加难。

为确保安全，荣昌安陶厂一共烧制了4个，两个送到了北京，剩下的两个则留在了厂里的陈列馆。

刘守琪深知这批陶器的价值，它们是过去荣昌安陶厂陈列馆里的陶瓷，是荣昌安陶厂建厂数十年所研制的样品和精品，代表着近现代荣昌陶发展的最高成就。

为保护好这批陶瓷，刘守琪和安富镇政府多方申请专项资金，启动了荣昌陶博物馆建设。2010年，该博物馆正式开馆，馆藏陶瓷3325件，当年截下的2760件，一件不落。那对朱砂釉大花瓶，也作为镇馆之宝被摆放在博物馆门口两侧。

“这些尖货重见天日，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荣昌人对于荣昌陶的情结，以及曾经的那份骄傲。”现已退休、被返聘为荣昌陶博物馆馆长的刘守琪，在向记者回忆起荣昌陶那段艰难历程时，仍感慨连连。

荣昌陶的发展历

程，就像它自身，在经历烈火煅烧后，终将焕发新生。在荣昌陶产业发展低落后，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艰苦的转型和探索，比如做彩陶、皮陶，而更善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击的陶业主，开始生产土陶酒瓶，逐渐找到了一条企业的出路。

2004年，重庆大学原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江碧波出资在安富办起了“碧波艺苑陶艺研究所”。该所成立后，虽然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，但让一部分制陶艺人又重新走上制陶岗位，为如今荣昌陶产业的兴旺储备了人才。

2008年，重庆世国华陶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挂牌成立，这标志着荣昌陶工业化生产正式走向现代化和规范化。至此，沉寂了20余年的荣昌陶开始重新起航。

2011年，荣昌陶器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进一步加速了荣昌陶产业的发展步伐。

“目前，我们正在创建‘中国陶瓷之都’，力争到2025年，形成陶瓷产业总产值约160亿元的规模。”荣昌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称。

陶瓷产业是荣昌的传统支柱产业，是荣昌“3+1”主导产业之一，也是荣昌重点做好的“四篇文章”（猪、陶、夏布、折扇）之一。除了历史底蕴深厚，荣昌陶的产业基础也较好。

在矿土资源上，荣昌境内沿鸭屿山脉有一条长约25公里、宽2.5—4.5公里的优质陶土矿带，优质陶土储量约为1.5亿吨，禀赋资源丰富。

在人才储备上，荣昌有陶瓷产业工人1万余人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名、市级4名、区级60名，陶艺师52人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9名，人才智力支撑强。

在产业发展上，荣昌现有陶瓷企业70余家，规上企业26家，以及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
既有历史，又有发展基础，荣昌为此确定了“陶瓷产业园”和“陶文化创意产业园”双轮驱动的陶瓷产业发展思路：陶瓷产业园突出一个“优”字，全力打造200亿级陶瓷产业集群。陶文化创意产业园突出一个“新”字，不断提升荣昌陶的品牌和形象，产业园规划占地5.6平方公里，预计用3—5年时间建成高等院校学生实习实训、青少年学生实作、工艺师创作、高校和中职毕业生创业的基地；陶器产品和工艺美术陶作品的集散地；陶文化创意深度旅游目的地。

此外，荣昌将依托陶瓷产业的“文”，打造风情小镇的“旅”，加紧把荣昌安陶小镇建设成为集陶产业、文化、旅游、体验、教育于一体的国家5A级景区，创建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、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、中国陶瓷之都。

▼荣昌区安陶小镇，依托陶瓷产业，打造风情小镇。
记者 龙帆 摄/视觉重庆

